

謏聞續筆

明遺民著

上

進步書局校印

文

閣

書

庫

上

卷

四

十

明遺民著

謏聞續筆

上海進步書局印行

謏聞續筆提要

明遺民著姓氏不可考凡四卷謏聞而曰續筆未
識初筆安在也書中述闖賊事綦詳頗有為明史
流賊傳所未及者即隆武紹武二帝記載亦不略
他如偽先帝偽皇后偽太子等亦皆本末源流粲
然具備所載雖間有與他書相出入然野史傳聞
不能盡確匪獨此書為然取其大致之近實可也

明末遺民著

盧氏牛金星者。丙子舉人。以按臣糾劾除名。與邑醫尚綱善。綱為賊得。以醫親幸。介金星於自成。星大言曰。若欲終為賊。則無所事我。若有大志。當從我言。因為畫策。禁淫掠。撫中原。收人心。云云。自成奇其辯。留帳中。與謀議。無何。私歸竊妻子。宗人執首官。坐斬。後得減死。聞自成出河南。往見自成。大喜。偽署弘文館學士。倡言大軍所至。百姓給復一年。軍士額餉外。預給三月。所出偽示。有殺一人如殺我父。淫一人如淫我母之語。於是人心煽動。望風瓦解。皆金星之謀也。至垣冀傳檄。有云。君非甚暗。孤立而煬竈恒多。臣盡行私。比周而公忠絕少。賄通官府。朝廷之威福日移。利擅宗紳。閭閻之脂膏立盡。公卿皆肉食紈袴。而倚為腹心。宦官悉齷齪犬豚。而借其耳目。獄囚纍纍。士無報禮之心。征歛重重。人有偕亡之恨。云云。金星復疏達通政。略云。臣白面書生。甫得一第。有何債事。而按臣信讒。必欲殺臣。無家可歸。自成初所過焚掠。自臣入軍。諭以仁義。師之所過。城郭晏然。倉庫不改。皇上誠能翻然改絃。別用一番賢能。臣猶得挈皇上固有之土地。未散之人民。全而歸之皇上。是皇上負臣。臣不負

皇上也。疏入。廷臣震駭。時賊已僭號秦晉諸士紳。顯然為用。至以公書入長安。指斥朝廷。誦賊功德。毫無忌憚。毫無廉耻。真異變也。

杞縣舉人李岩。初名信。熹廟時。大司馬精白子也。性倜儻。嘗出家粟千石賑荒。人德之。爭稱李公子。精白奄黨也。士大夫羞與伍。信恒以為憾。因亂請之督府。捍衛鄉里。權宜竊兵柄。以報其私。杞人士仇之。緣他事文致為通賊。令亦惡其市名。得衆。執而錮之獄。民曰。李公子向活我。今有急。何可坐視。乃殺令。破械出之。遂歸自成。改名岩。偽署制將軍用事。

甲申正月。賊由河津渡。屠廣武。太原平陽相繼陷沒。上命輔臣李建泰視師。以二十六日出京。先一日風霾晝昏。屆期開霽。士庶歡呼。乃建泰所來輿。抵朝門。而竿忽斷。其從役曰。此報捷之徵也。然識者知其不祥矣。上御殿。輔臣受命。奉尚方劍。由御道出。上親餞于正陽門樓。閣部大臣陪宴。百官拜道左。宴畢。輔臣服所賜介冑辭。上手金爵勸醕者三。曰。寇勢猖獗。先生朕股肱。朕非欲先生躬冒矢石。但為朕收拾人心耳。輔臣出門外。騎而行。上凭堦。垓目送之。奏軍中樂而還。諸輔送至表忠祠。時建泰行。惟自募健兒數百人。及三大營千騎。送至境上。此外無一兵也。翌日。上召戶兵二

部諭曰。輔臣之行。事非得已。卿等當力為接應。毋遂置不問。戶部倪元璐對曰。臣已檄催某省餉若干。留其省糧若干矣。兵部張縉彥曰。已檄某某星赴軍前。聽調遣矣。上曰。寔有是數耶。姑檄催以塞責耶。能檄至輒應。不悞軍機否。二臣無以對。輔臣亦屢疏求援。上嚴旨督責。然無濟于用也。

賊既以詐術愚民。倡為接關王不徵糧之謠。民受其愚。開城迎之。聞官軍至。反拒守。建泰至東光。不得入。乃遣數十騎易賊號。招令語。令開門。延入。鼓樂迎導。設宴甚盛。建泰誅令及紳士十數人。二月初至真定。候師集。賊已突至。輔臣被擄。京師猶不知也。

賊分三路入犯。一由真定。知府與中軍應之。縛殺徐撫。一由宣大走居庸。叛降內監迎降。縛殺朱撫。一由邊外柳溝。自陵後直抵昌平。人心惶惶。無固志。兵部張縉彥差塘撥十二人出探。無一返者。上日召閣部大臣議。盈廷紛然。有獻南遷之策者。有為日月雙懸之說者。請東宮南下有議招山東義旅。議調狼兵土師者。有議措餉於閩粵。議勸募於江浙者。大約見事勢危急。咸迂闊其詞以塞責。或欲借題遠去以自全。茫無着數可恃也。簡討汪公偉語閣臣。宜急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。一切得便宜行事。而

都中城守。文臣自宰執而下。武臣自公侯而下。內臣自印廠而下。各率子弟。分汎嚴防。城中百姓。家自為守。統以紳士。而京軍分番游巡。以待勤王之集。閣臣魏藻德曰。大僚守畿郡。辭尊居卑。舍安就危。誰肯為耶。偉曰。此何等時。猶較尊卑。計安危耶。請以一劇郡見委。得身先之。藻德微笑曰。尚早尚早。格不行。汪公憤歎而已。

九邊勁旅。賊至輒降。獨榆林多忠義。具載別集。寧夏亦固守不下。予友馬興之獻圖。故大將軍世龍子也。以大金吾丁內艱歸。躬率家將健丁。寢食城頭。晝夜拒守。賊百計攻圍。每被挫衄。憤甚。既得京師。乃悉秦中甲往攻。外援既絕。力竭城陷。興之兄弟死於城頭。賊令盡拘其家屬赴京。將甘心焉。至西安。遇賊敗而免。榆林王公定。大將軍威之子也。城守時殺賊頗多。城陷出塞。入西虜部中。以免。

後隨馬國柱在江南至寧武為大

帥周公遇吉所大挫。賊言自用兵以來。未有此勦敵。故屠戮最慘。齟齬無留者。乃知未嘗無材。如周公者。韓白何讓焉。其夫人亦錦繡繡旗流亞也。帳下健兒。同心誓死。無一倖脫者。何減田橫五百義士。孤軍無援。聽其自戰自守。自存自亡。如秦越然。樞督之罪通天矣。

京軍素多虛冒。自辛巳大飢大疫後。繼以逃亡。隸尺籍者十僅一二。時提督京營者。

為襄城守國楨。楨故紆袴。稍解筆墨。能為優俳之戲。虛憍負氣。大言不慚。初受事時。言練六千君子營。以備緩急。寔空言耳。賊抵近畿。乃議城守。國楨知營中虛無人。揚言曰。無登陴勞我軍。俟賊至迎戰。賈勇殲之耳。十三日。賊至昌平。傳者猶云。操兵索餉。當事猶疑信相半。十五日。閣臣猶試館課。十六日。東宮猶日講。是日始議守城。而國楨所領所練。以一人派五堞口。猶不足。參以內員二千守之。城上炮聲不絕。軍士登城。自朝至日昃。尚枵腹。以司餉官索常例未遂。不時給也。長源汪公憂之。捐五十金為倡。約諸同鄉各捐貲。市餅餌。以供城西之守者。而各城效之。嗚呼。司餉者肉豈足食耶。

自十五演砲後。嗣是晝夜不絕聲。寔未嘗擊殺一賊。蓋賊每以零騎三五環城而馳。以當我。城上見之。即發砲。砲未發。烟必先出。賊則下馬伏溝塹。或墟墓間避之。聲止復起。揚鞭擲掄。我軍墮其術中。無如何也。時徵邊師勤王。無一至者。而所遣擊賊之京營副將王承胤。已為賊用。公然坐臯比。指揮攻城。鉛彈之及于西四牌樓者。如孟如鉢。屋瓦皆穿。十八日午。賊已破彰義門。入關廂肆殺掠。而城中猶未知也。

先是上遣中官杜勲監大同軍。人傳勲死於賊。上為下詔褒卹。贈廕加等。而勲寔已

降賊為前驅。十八日晡。抵齊化門下。云有機密上聞。絕之人見。不知作何語。而社稷存亡。於是判矣。痛哉痛哉。先是國禎與上有密約。脫不測。以六千義勇護上南幸。是夕漏下數刻。上微服乘騎。御馬監臣王公承恩。從至前門。覓國禎不可得。至齊化門。欲出不得。過嘉定伯周全家。閤人以宴客辭。至成國朱純臣家。以就寢辭。蓋皆不知為上也。上歎歔流涕。還宮。逼皇后自盡。手刃皇女。斫其臂。遂至煤山。以身殉矣。承恩從之。痛哉。此變後老監為予言者。

十九日早。喧傳駕已南幸。百官相約入朝。請上御門。以安衆心。既而日已早。食殿上寂無人聲。時周公亮工初授臺中。乃約同官往候閣。則輔臣五人咸在。諸公曰。事勢急。各官俱有巡守責。今駕久不出。奈何。輔臣曰。且歸辦事。俟召對可也。於是皆退。至左掖門。宮嬪奄寺倉皇四出。莫知其故。周公歸。硃書一牌云。適在朝。知總兵吳三桂統兵三十萬。已抵近郊。御前發銀十萬犒師。賊不日成禽云云。遣人持呼。以安民心。行未里許。前門已開。賊騎紛馳道上。而從德勝門入之賊。亦馳馬城頭守城內員。紛紛自投而下矣。賊入城。未知先帝所在。大索城中。至二十一日。始於煤山下得焉。傳聞披髮覆面。白綾中單上。書朕得罪祖宗。不敢衣冠見前人於地下。又有百官可殺。百姓不可傷之語。賊具棺殮。與

皇后梓宮同停東華門外茶蓬下。兵部主事劉養貞辟踊喪次。哭臨三日而去。京師長班最為奸惡。平日結黨廠衛。脅比縉紳者。皆此輩也。賊入。爭往投用。賊即遣報各官之潛匿者。每報一名。給賞五千文。其勢要衙門。素與官過付得賂者。往往匿官於家。而盡有其室。愛妾寵婢。充此輩下陳矣。至於冷曹閒署。素無所得。則以投首邀賞。轉相告訐。驅索如虎。甘心從賊之徒。即報職名。具履歷赴賊之吏政兵政聽點選用。而不肯從賊者。即與經手錢糧暨貪污有名各官同受夾打。號呼不絕於耳。捶楚不絕于目。白馬清流。千古同慘矣。

方城被時。予在周公寓。歸而賊已據予室。蓋予所居。為金陵會館。屋宇高敞。最觸目也。予乃投浣花菴圖自剄。而為老僧友蒼所覺。持不得死。遂為予削髮。二十一日。聞梓宮停東華門外。將往奔哭。已為賊所執。押見偽國公劉宗敏。宗敏與閹賊為弟兄。行最用事。而出身鉄匠。性最慘刻。時居田皇親宅中。聽事數層。丹墀廣斥。刑夾累累。塞滿無下足處。宗敏見予僧服。已大怒。因簡長班所報曰。汝能寫作乎。曰。武人不解寫作。能弓馬乎。予曰。南人不會弓馬。益大怒。即欲刑夾。而階下無餘隙。乃發後營。張姓賊將處。令追比千金。予時才身僧舍。寓館已為賊據。即衣履書籍不可問。何從得

金乃被兩夾。禁一室。以四步賊兩馬賊監之。後賊輔牛金星頗聞諸將酷比狀入言於闖。闖馳入宗敏第。見被夾數百人。庭不能容。至充塞街衢。稍稍詬許。令行審釋。適是日五城解夾棍五百副。續至。闖取封之。不許用。而予以在後營被禁如故。

賊既得京師。以為天下傳檄可定。一時名流從之如飴。賊皆錄用。改六部為六政府。翰林院為弘文院。給事中為諫議大夫。御史為直指使。諸守巡各道為防禦使。府曰尹。州曰牧。縣曰令。悉以從賊諸人為之。揚揚道上。闖棍騎驢恬不為耻。誦功稱德。無所不至。至有出示通衢云。皇上伐暴安民。救爾等于水火云云。復有先朝鼎甲得授弘文。與他衙門爭體統者。而宗敏一用事。旗鼓諸公爭往投刺。或稱門下。或稱晚學。或用手本蠅頭小字。偃僂跪拜。皆名下士也。

先是三月十六定更後。有兩中官從數十騎。手捧黃漆篋至前門。令開門。云奉勅往守良涿。後一小肩輿。復數騎從之欲出。時職方司劉若宜守門。曰夜深賊在近郊。誰敢開門。即有勅。何從辨真偽。其前導內臣乃啟篋出駕帖以示。云內官監太監某可星馳良涿一帶。督催援勦兵馬。即刻出城。下復一篋。則秘不肯啟。云別有密旨。乃啟門。肩輿至。若宜舉燭視之。中官喝曰。毋舉燭。見有戎服坐輿中者。以兩手據軾。而身

倚於後。不覩其面。咸以為上南幸矣。後乃知為東宮也。東宮既至。涿與賊遇。蓋賊所遣偽將軍孟姓者。由真保直趨良涿。東宮所從皆內臣。跡既易辨。而賊勢浩大。民間無敢匿者。遂獻出。送至京。東宮見閼。痛哭再拜。賊亦答拜。曰。勿憂。當封汝。東宮曰。但使宗祀不斬。他何計焉。自是隨闔居宮中。而永定二王。為宗敏所得。居其家。後賊自關門敗歸。東宮遇害於通州之東門城下。此賊中所言也。

牛金星為賊畫策。以四月十五郊天。十七僭位。先十日演禮於別殿。賊拜起急遽。毫無威儀。鴻臚告曰。故事拜起。聽引禮者為節。請習之。每唱一字。引聲曼延約二刻許。賊大怒。褫衣脫冕。戟手而言曰。我馬上天子耳。何用禮為。徑去。至光祿署中。看庖人宰割。以手撮而食之。郊事遂不行。沐猴而冠。信然。

薛所蘊既降賊。為其祭酒。考諸生首題。厚也。高也。次題。泣中國而撫四夷也。一生破云。地天交泰。聖人所以大一統也。所蘊大喜。取第一。

庶常張嘉玉。東莞人。上書於賊。稱明庶吉士。今待賓張某。上書大順皇帝。畧云。師臣者。帝賓臣者。王願陛下為古之帝王。毋為後世庸主。某今請為賓。不能為臣也。又云。黃道周。劉宗周等。急當為明尊顯之。而不第為明尊顯之也。范景文。周鳳翔等。急當

為明褒卹之而不第為明褒卹之也。陳名夏周鍾等。亟當為明錄用之而不第為明錄用之也。尊黃道周等。而天下知陛下之明。褒范景文等。而天下知陛下之義。用陳名夏等。而天下知陛下之仁。書數千言。大約於崛起之中。寓諛誦之意。復上書牛金星。亦畧同。既見賊。長揖不拜。賊命縛至松棚下。令絕其飲食。必稱臣乃釋之。嘉玉意中變。獲釋。授弘文院。以前二書刊刻。遍送諸同輩。極口揚詡。有比堯舜而多武功。較湯武而無慚德等語。後嘉玉歸東莞。復為隆武守。晉伯爵。永歷時。加兵部。日與清戰。聞後兵敗。死之。宗族死者千餘人。是時城門外即清兵。而東莞終未之降。

賊好以術籠人。小民無知。為所愚。既下太原。徽州郡云。予祖建文帝之孽子也。辟難易姓。今天命復集。還予故物。土地百姓。我之土地百姓也。文武諸臣。我之臣子也。各安職業。無得疑畏。人雖知為偽。猶以為取名近正。愈樂從之。既得京師。大肆淫掠。雖出示禁止。然群黨驕橫。本無情理。有以奸淫訴者。即將本夫與奸夫同斬。去婦手足兩乳。及頰上肉。倒懸之。血自口滴如注。數日猶不得死。見者慘慄。無敢復訴。兵士十餘萬。雜居民間。飲食芻粟。皆取辦焉。暴虐不可堪忍。而其黠者。陽為和好。遇翁姬則結為乾父乾母。遇等夷則呼為兄弟姊妹。出入卧榻。毫無禁忌。室中之藏。無不具知。

及去之日。席捲而去。絲毫不留。曰。借作盤費耳。他日相逢。仍是親眷也。其狡詐如此。吳三桂。先帝末年。受冀國之封。鎮山海。後以寇急。廷議盡棄關外地。令與遼撫黎公玉田撤兵入。畫關而守。得專力辦寇。賊得京師。召三桂至永平。聞其父大將軍襄為所繫。索餉二十萬。乃驚曰。此誘我剪所忌耳。乃率兵還。知賊必見追。一路盡驅居民塞井夷竈。曰。此地皆戰場也。時既棄關外地。九王已統所部牧馬關下。將俟秋高取關。而闖賊聞桂歸。不謀於衆。率兵追之。桂念腹背受敵。勢不得全。乃與清師約云。從吾言。并力擊賊。吾取北京歸汝。不從吾言。等死耳。請決一戰。問所欲。曰。毋傷百姓。毋犯陵寢。訪東宮及二王所在。立之南京。黃河為界。通南北好。清師許之。鑽刀說誓。而以兵若干助桂擊賊。

賊欲追桂。金星爭之。曰。不可。我新得京師。人心震疊。彼必不敢輕動。亟即真而頒爵賞。示激勸。偏師往擊。未晚也。賊軍師宋獻策者。長不及三尺。稱宋矮子。嘗上識記曰。十八子。主神器。賊大悅。以其形狀詭異。藉以惑人。呼為軍師。初犯關時。獻言曰。若十九日天氣清明。則國運未盡。急退軍去。若微陰欲雨者。城可破也。屆期。果微陰而城破。賊益重之。至是。亦語賊曰。數不宜戰。戰則當連敗二十餘陣。從金星言。可無慮。賊

不從。以四月十二日薄暮。自率所部出阜成門。諸賊以得京城。不獲爵賞。咸離心。一路居民逃徙。井竈俱廢。索食不得。兼程而進。困敝殊甚。至順義。與吳遇。吳退入城中。賊驕甚。曰。此彈丸者。不足當京師一角。用靴尖踢倒耳。令奉食而後攻。諸賊悉解鞍卸甲。樵採汲爨。毫無禦備。忽城門四開。胡服突騎。四出攻擊。賊出不意。四散倉卒。無持尺刀隻箭者。遂大潰。先是。內府監局所收盔甲弓矢鞍仗等物。三百年來。不啻山積。賊悉取之。以給其下。故軍容最盛。至是。步兵號五十萬。實烏合嘯聚。亦不下二十萬。逃散一空。所棄甲仗。高如山阜。賊氣索不復振。而宗敏等亦怨其不頒爵賞。率所部竟歸關中。賊以二十五日還京。蓋人馬所存。不過十之二三。而馬羸于羊。人瘠於鬼。不成軍矣。賊既還。悉取城頭及各營諸神器火藥。運入皇城。欲縱火也。步賊之僅存者。盡遣西歸。謀于五月初。即偽位。安人心。而後去。繼聞吳軍已逼。遂於二十九日。草草僭立。以示彈壓。而三十日遂遁矣。

先二日。令各營查有鴻臚錦衣兩衙門官。各令報名。還原職供事。賊之監予者。來取職名。予曰。力忍死四十日。今覩顏何施。寧拘禁。聽死生之耳。三十日卯刻。賊傳精兵分赴各營。聽號令。精兵者。其騎也。時予與省中顧君鉉。同禁生員田震宅中。二精兵監之。

至是已結束將逃。乃以予二人付震曰：「謹守之。」賊既去。予謂震曰：「曷釋予？」震曰：「彼以付我。何以應之？」予曰：「子不當走耶？」子不見平日之耽耽于予者。豈有益于子耶？震憬然曰：「然。」乃反扃前門。而奉其母從後逸去。曰：「聽子所之。但勿尾我後耳。」予約顧公同去。顧曰：「已延至今日。彼臨行殺念當止。奈何復冒險耶？」強之不可。乃已。予踰垣跳入一民家。時賊已縱火宮中。城中烈燄四起。百姓惶惶。東西驚竄。莫知所向。予所入之家。夫婦二人。正束裝出避。見予驚呼。予急止之曰：「我避難者。幸無高聲。具述本末。」婦曰：「我輩亦將去。何能留汝？」因指屋上警臺曰：「姑伏于彼。相機行止可也。」時予衣布衣。尚完好。婦曰：「此易為人識。因以敝衣更之。」予登而伏臺上。從隙中窺賊已歸。見門扃。怒甚。破門入。索震與予俱不得。惟顧公在。遂以繩繫之入室。索室已空。咆哮怒詈。而顧公遂為所害。

二賊既去。予登屋脊。擬覓一出路。而賊四處縱火。每一巷口。以兩騎張弓注矢而立。有自屋下者。即射之。火勢漸逼。正倉皇間。見巷口賊亦馳去。則大隊發後。城中百姓互相糾結。已搜殺殿後諸賊矣。既而火亦稍息。蓋先是大荒。先帝下積穀之命。北城一帶。多巨璫宅舍。聽事前皆囤米盈積。以備查閱。故火不能即焚也。旋亦撲滅。予乃